

深 山 薄 雪 草

佇足塞納河畔，聽我細訴
咖啡、畫廊、浪漫的拉丁區……

綠騎士



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深山薄雪草 綠騎士著 定價100元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SITAK PUBLISHING & BOOK CORP.

社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

電話：(02)7135272・(02)7135273・(02)7172226

發行人：朱寶龍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印刷者：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

電話：9 4 1 6 3 9 2

中華民國76年3月第1版第1刷

本書擁有著作權、版權，不可翻印
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向本公司郵購：劃撥帳號 0017944—1（希代書版）

《本書有著作權及版權，不可出租，若經查獲，將訴諸法律》

作者簡介

綠騎士：原名陳重馨。廣東臺山人。一九四七年於香港出生。六九年畢業於香港大學英文系。曾任翻譯及編輯等工作。七三年赴法，肄業於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院。現居巴黎，從事兒童刊物美術工作。其作品見於港臺報章雜誌，曾出版散文小說集「綠騎士之歌」。

序

綠騎士

這本集子，以其中所收的一篇散文爲題，是爲了紀念一位朋友，尤其是初窺到文學領域時，共享過的無邊驚喜。

很愛「深山薄雪草」這種像星星似的小白花兒，清冽淡素，生長在高山頂上，不食人間煙火。但是，我嘗試以文字捕捉下來的片斷，卻往往是人間細碎無涯的生活塵埃中的事物。無論是以散文或小說形式、是個人的生活體驗或是描述別人的遭遇，都是一樣。

這些作品，都是來了法國之後所寫的。其中有多篇，故事的主角是外國人。國籍對我來說是不重要的，我嘗試寫的是人、在生命這渺茫的旅程中的喜樂與憂傷。

而同時，許多篇中都漫著香港的影子。因爲是在多年間陸續地分別寫成，所以在寫的時

候不很自覺。現在因為結集，就越覺到實在佔了我的作品很重要的一部份。來了法國十多年，在實際生活上，好些隔膜已漸減、許多細節也習慣下來了；但就如大多數居住在外地的中國人：越久了，不但不會因而淡忘，反是越懷念自己的根源。

目錄

序

四

卷一

□花河

一三

□白色

二〇

□耶誕樹

二五

□七彩噴水池

三

□海邊遊

三五

□人皮

三九

□角落裏

四

□河邊的婚禮

四

□十一月十一日

五

□小街的故事

五

□第一次

六

□深山薄雪草

六

□雪

七

卷二

□小紙船

八

□回來

九

□生日禮物

九

□杜比太太

一〇

□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

一〇

□古斯古斯

一一

卷三

□ 遊藝會

一三七

□ 順風車

一三八

□ 羽毛

一三九

□ 桑巴

一四〇

□ 岩洞

一四一

□ 故鄉

一四二

□ 那一站

一四三

□ 閨秀

一四四

□ 一朵紅花伴髻圍

一四五

□ 熄亮

一四六

□ 舊情人

一四七

□ 談情說愛

一四八

□ 節

一四九

□年

□花開富貴

□金童玉女

□棉衣

二七

二三

二四

二五

卷一

花 河

我匆匆地走着。

河邊的書攤子，像攀生在堤岸上的植物；寒冬時縮閉起來；隨着春末柔壯的陽光，也欣然地開放了。新舊書本圖片，像冷後暖醒的魂魄般，絮絮地向人招手。

遊人閃動的色彩，使街道變成一條微風下的花河。空氣中浮泛着各國的語言。不少人倚在橋欄拍照，那定是他們生命中美好的一刻，所以希望把這瞬息永遠地捕捉下來。其中，相信有不少人是匆忙過境的，亦有好些是預備留三數年。有許多是學生、許多藝術家、許多只是帶着一分不很清楚的夢想與好奇。

海明威曾以「流動的節日」為書名，寫下了他年輕時在巴黎生活的一段日子。這其中，

拉丁區佔了很重要位置。六十多年來，有許多細節改變了，但許多深藏的魅力彷彿完全是一樣。是甚麼，使得拉丁區成爲一塊吸夢的磁石呢？是那些一間接一間的書店？一所連一所的畫廊？那些滿是詩人畫家足跡的咖啡座？那些煙花似的無盡巧合與可能性？抑或什麼都不是，只是每個來人帶着自己最敏感的歲月，迎受了一次短促的、花瓣紛飛的洗禮。暗地裏悚然明白：人只能年輕一次，竟然連自己也不例外……

我匆匆地走過這些暖麗盈盈的煙花。

我赴一個工作的約會。

以前每天都來，因爲上學和工作，以致中、晚兩餐，都是在這一區；整整兩年。現在不時會到來，因爲我替兒童刊物畫插圖，而多數的出版社也是在這一帶附近。通常，若需要與作者討論，都會在出版社進行。這次，爲了多種原因，大家都認爲在咖啡館見面較爲方便。

走進去的時候，見到基斯安佔了落地大玻璃窗旁的一張小桌。

相信他跟我差不多年紀——卅來歲。外面溢進來的明燦陽光把他半邊臉龐照得發亮，半邊在隱約的暗影中，更顯得瘦削。他迅速地站起來跟我打招呼。連小小的動作都是快捷得老像是有些突然，像一只在沙洲上出神，忽被驚起的大鳥。他說話不多，但說得很快，彷彿有什麼在胸口中逼着字句跳彈出來。又斷斷續續的，像不斷沖激到石上的急流。

他寫了一個小故事，關於一個孩子，因失去了愛犬，作了個夢，夢到流浪的愛犬的遭遇。夢醒時窗外雨濛濛，失去的已失去了。我無法明白爲什麼他把一個小小的兒童故事寫得這麼不快樂。小故事佔了書本的一半，另一半是些文法習作，互相配合。他是在教育司署任教學顧問的，這只是他業餘的工作，也是他的第一本書。

談完了有關事項，杯子裏的咖啡仍微暖，香澀得悠然。

他點起了根香烟，總是那麼有些突然的動作，彷彿老是不很安定的。烟端的紅光像盞極小的、微顫的燈籠。

我收疊着稿件，隨便地笑道：「就快完工，也鬆了口氣。」

「然後妳計劃着什麼新的工作嗎？」縷縷輕煙後面，他灰藍色的眼睛像隱隱的波浪。

「不，要歇一歇了。除了這本書外，手頭上仍有另一本，也是趕着的。這三個月來沒有停過。想去別處走走。」然後，開玩笑說：「想去坐橫越西伯利亞的火車！」這確是我的一個夢想。忽然提起來，因爲第一次見面的時候，他告訴我他曾去過香港。我問他是怎樣去的，他說是坐橫越西伯利亞線火車，然後坐船到日本，再乘飛機到香港的。我忍不住輕聲嚷了起來，因爲很久以來便渴望坐這線火車的，想像：轟隆隆轟隆隆，越過那荒茫茫的大地。此刻聽我提起來，他只淡淡地苦笑了一下，說：「我去的時候，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」

「壓熄了的烟蒂，像一截斷了的日子，扭曲地躺在冷滑的玻璃烟灰缸中。升起最後幾絲輕煙，像透明的白髮，迅速地消失在咖啡店裏的燈光、陽光與人們說話的聲音中。他又說：「每提起這次旅程，不少人都覺得有些特別，總是帶着一種遙遠的、近乎冒險，以致浪漫的意味。實在，」他自嘲地笑着，薄薄的嘴唇在尖瘦的臉上劃出一度斜痕，削削的，彷彿一個改稿子的人，一筆刪去了整頁絮絮的文字，聳聳肩說道：「其實也不過是像所有旅程，遇到很多驚喜，但到頭來根本沒有甚麼特別。」

他點起了另一根烟，擦地又亮起了一圓小小紅光。跟着說：「是跟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去的。那時我們都是年輕的獨身漢，無憂無慮，一年到頭就是到處跑……」我心底一動。當年和老友亞草，到底是爲了什麼，離開了穩定的生活、熟悉的生長地，老遠地跑來這兒？彷彿有許多理由，可能根本不爲甚麼，只因一股壓抑不下的冀望，像剛懂飛的鳥兒，要試試自己雙翼的力量？窗外流動的人，在陽光下像盞走馬燈，轉着轉着，像是十多年來都沒有改變過。

香烟端的紅光一亮又一熄、一熄又一亮，像迅速相接的日日夜夜，逐分逐分地吸掉它瘦長的歲月。他灰藍的眼睛忽然明亮起來，迅速地說：「我的老友，最近又辭去了他的工作，坐船去世界各地，他是攝影的，預備去一年……」然後又是那麼瘦削削地一笑，便不再說